

可敬者

歐瑟比·柏樂美修女

**EUSEBIA PALOMINO**

(1899-1935)

家庭生活

## 物質匱乏

西班牙薩拉曼卡(Salamanca)坎塔賓諾(Cantalpino)的胡安娜·葉內斯(Juana Yenes)與奧斯定·柏樂美(Augustine Palomino)於 1892 年結為夫婦，婚後住在一座有三個小窗的小茅屋。他們育有四個孩子：生於 1894 年並在三歲夭折的安東尼(Anthony)、生於 1896 年的多蕾斯(Dolores)、生於 1899 年的歐瑟比、生於 1902 年的安東尼奧，以及生於 1907 年、排行第五的梅瑟，但他在出生數天後夭折。奧斯定從沒有穩定工作，每年為擁有遼闊土地的富有地主放牛五個月。歐瑟比在 1899 年 12 月 15 日生於坎塔賓諾，並在 12 月 20 日領洗，代母就是她在信中常提及的姑母雅妮塔(Anita)。歐瑟比後來為了喚起富人對貧苦者的善心，並謙卑自己，經常憶述家裡當時的貧困，而沒有半點羞愧。她在逝世前不久，編寫了一本食譜。她在書中要求讀者「請為這個可憐的乞丐向天主祈禱，讓她可到天上享受永恆的福樂。」

## 充滿信德

大家以為這個家庭必然充滿憂傷，但事實並非如此，那裡瀰漫內在的平安和基督徒順從天主的精神。歐瑟比的童年非常快樂。她其後寫道：「我很珍視我們的小房子，因為我在那裡度過童年。我很懷念這房子，稱之為我的帳幕，我的樂園，我在那裡學懂許多美妙的事物……」她記得父親常教導她和她的姊妹要理和教會訓導，而母親則負責準備晚飯和修補衣服。雖然家裡物質匱乏，但充滿溫情和基督徒德行。他們居住的小房子甚至缺乏基本的生活所需，但他們的正直和信德精神照亮整個家。一晚，母親不自覺地說沮喪的話，奧斯定以深度的基督徒精神對她說：「如果天主要我們受苦，我們應接受，然後把痛苦獻給祂。放心吧，天堂可彌補一切！」歐瑟比憶述，家裡有一次連續四天沒有麵包，僅僅夠錢買一小塊麵包，於是歐瑟比和多蕾斯「興高采烈地唱著歌去買這塊麵包」。這些事件經常發生，他們往往多天沒有任何食物。她憶述：「我們喜樂而順從地忍受貧窮。」歐瑟比在五至六歲時，已要幫忙從井裡打水。她七歲開始上學。她的記憶力總是比不上別人。赤貧迫使她很早便要輟學。

## 與父親行乞

奧斯定手部受傷後，失去工作能力。某天，經過一夜思索後，他作出一個使他非常羞恥的決定，就是與歐瑟比離家行乞。她後來憶述說：「我永不會忘記那天早上，那就像一個盛大節日。那天很寒冷，但我感到聖母溫暖的擁抱，她說：『快點回來，我會很擔憂啊！』」七歲的歐瑟比與父親出發，就像要參加有趣的活動。他們到各村莊，逐家逐戶行乞，謙卑地請求別人布施剩飯，好能在嚴寒的卡斯提拉(Castille)活下去。這個小女孩感到一切事物也很美麗迷人：麻雀、溪流、村裡的教堂和小房子。她最喜歡天上的雲，想像白雲以外就是天堂。她天真地伸出小手，接受別人的施捨，以美麗的微笑表達謝意。

## 保姆

歐瑟比在 8 歲至 12 歲在一個本地家庭當保姆和家僕。勞碌工作使她的生活有別於同齡女孩，無法輕鬆愉快地參加消遣娛樂。可是，這種生活讓她準備心靈迎接初領聖體的重大日子。那天早上，母親還沒有喚醒她，她已起床了。「我感到難以言喻的喜樂，我忽然明白並深信我不屬於這世界。」她喜愛大自然，郊外草原的寧靜讓她精神振奮。然而，她是個夢想家。她把別人送贈的幾顆糖果留下來，送給其他孩子和窮人。她也作其他小補贖，例如口渴時忍著不喝水，用蕁麻擦腿，用針刺手臂等。

## 在城內工作

坎塔賓諾的工作機會不多，因此歐瑟比跟隨姊姊多蕾斯到薩拉曼卡。她很快便在一個家庭當家庭教師，經常帶學生到城內和公園散步。這為她是更廣闊的新世界，充滿各式各樣的事物，使她的青年時代更多姿多彩。然而，她不久便想家起來，返回坎塔賓諾的家。母親雖然溫柔慈祥，但家裡的經濟環境迫使她對女兒說：「你還是跟姐姐回去薩拉曼卡吧。」歐瑟比返回薩拉曼卡，在一家收容窮人、遭遺棄者和長者的收容所當女僕，為不幸的人清洗和包紮傷口。當她看見他們的痛苦和損毀的容貌，便想起童年的一個夢境，夢中她看見一個巨大的十字架。這時十字架像在對她說：「這些靈魂將因著我的傷口得救。」

收容所附近有一座破舊不堪的房子，有個年婦獨居於此，已無法照顧自己了。歐瑟比每當有空便探望她，照顧她的生活所需。她前往購物時，常遇到一些在路邊玩耍的男孩。她不怕他們，還問他們有沒有參加要理課、在家有沒有祈禱等等。她出於近乎輕率的純真，甚至接觸軍人，與他們交談，有時送小聖牌給他們。她宣稱：「只要可向他們行善，我想我可以勇敢地忍受鞭打或砸石。」

## 認識母佑會修女

歐瑟比在某主日申請加入城內的母佑會青年中心。她進入青年中心的小聖堂，

走到聖母進教之佑聖像前，感到內心有聲音向她說：「我願意你在這裡，你將成爲我的女兒。」然而，由於貧困，她能成爲修女的機會十分渺茫。修女邀請她留在修院作家僕，她在 1917 年 12 月第一週到修院工作。她把自己的小包袱放到簡陋的床邊，便到廚房開始工作，幫忙磨咖啡豆。歐瑟比完成所有交給她的工作，即使受苛刻對待，也經常面露微笑。修女很貧窮。在歐洲陷於世界大戰的第四年冬季，薩拉曼卡的氣溫降至零下 19 度。整座房子只有兩個火爐，擠滿來自低下階層的女青年、寄宿生和走讀生，城市富裕階層的寄宿生，以及青年中心的孩子。

## 只爲天主而活

歐瑟比憶述說：「我忙於打掃房子，在廚房工作、晾衣服、撿木柴、陪伴寄宿生到公立學校，執行各種差使。雖然工作繁多，但我很快樂，從不感到寒冷。儘管身體疲累，雙手因嚴寒而受傷流血，還長了凍瘡，我也沒有不悅。相反，我很高興，因爲我有東西可獻給上主。我喜樂地履行所有工作，希望藉此爲自己贖罪和拯救人靈。」羅莎·阿朗索(Rosa Alonso)當時還是個孩子，她長大後憶述說：「歐瑟比來到修院時，我是那裡的學生。我和同伴出於孩子的好奇心，在她從操場的井裡打水時走近她。我們問候她，她也向我們問好。我們很快給她的溫柔、平安和喜樂吸引，以致每天早上回校時也尋找她的蹤影，聽她說話，觀看她的神情。」她說話直率、信念堅定，女青年喜歡聽她說話，受她吸引。當時一個女青年尤尼亞·桑切斯(Eugenia Sanchez)日後憶述說：「我和一班寄宿生要清理飯廳。來到廚房後，我們只想聽歐瑟比·柏樂美說話。修女助理問我們說：『爲甚麼你們每次去廚房也這麼晚才回來？』我們總是這樣回答：『我們去聽歐瑟比說話。我們知道她活在天主內，並只爲天主而活。』」

我們從歐瑟比的作品，得知她的生活充滿困難。「我與修女一同生活時，心裡面對許多矛盾……我不知道是否能實現夢想，成爲修女。我曾對媽媽說出這個想法，但她不斷對我說，透過婚姻生活也可作個好人、服侍天主……雖然我不喜歡世俗，但有時也受世俗吸引。」後來，出人意表的事發生了。歐瑟比在八月獲准回家。她在假期聚集坎塔賓諾的孩子，讓他們在草地圍坐她身旁，爲他們唱歌和說故事。

## 母佑會備修生

1922 年 1 月 31 日，歐瑟比獲取錄爲備修生，但沒有甚麼物資帶進修會。雖然母親起初反對她的聖召，但後來也允許她加入修會，並說：「到天主指定給你的地方吧……」女青年一般要到巴塞隆納沙利雅(Barcelona-Sarria)準備接受初學培育，但修會要歐瑟比留在薩拉曼卡，接手處理廚務。她寫道：「我在薩拉曼卡度過備修期，喜樂地從事所有委派給我的工作……我清洗亞麻布時誦唸十五端玫瑰經，把一切獻給聖母。我走在街上時，如果經過聖堂，便會想著聖堂裡的聖體櫃，神領聖體。如果時間許可，聖堂亦有開放，我便會進去，至少逗留片刻。」

最後，她向安多尼亞修女(Sr. Antonia)道別，此後沒有再相見了。

## 初學期

1922年8月5日，歐瑟比領受母佑會會衣，開始接受為期兩年的初學培育。她當時的兩個同伴憶述說：「歐瑟比在首年獲派在花園工作，她很天真單純。有時我們嘲笑她的天真，但她從不介意。」初學師塞瓦萊修女(Sr. Serravalle)曾建議她借助書本默想，但歐瑟比很驚訝，問道：「書籍為默想是必要的嗎？」初學師問她：「你有其他方法嗎？」她答說：「只要看見橄欖樹和任何其他植物，也足以讓我默想天主。」

1924年復活節前夕，即歐瑟比於8月發願前數月，她趕著從地窖的樓梯走上地面時，給圍裙絆倒了，手上的瓶子全部跌碎，一塊大碎片割傷她的前臂，切斷靜脈，流血不止。這個初學生的性命危在旦夕，領受了臨終聖事，非常痛苦，在生死邊緣徘徊兩個月。如果有人問她病況，她便親切耐心地答說，她在奉行天主的旨意。她最後痊癒了，但沒有獲准發願。她平安地回應說：「我很平安，因為我只願奉行天主的旨意，祂知道甚麼為我是最好的……然而，我真渴望成為修女，甚至願意一生負責掃落葉。」長上見她完全順從天主的旨意，深感驚訝，決定批准她發願。1924年8月，她向上主宣發初願。

## 巴爾韋德

歐瑟比修女發願後，被派往巴爾韋德(Valverde)，她成為修女後只曾在這裡生活。自1925年直至她逝世，她的長上是殉道者真福卡門·莫蘭諾(Carmen Moreno)。巴爾韋德是西班牙西南部的偏遠小鎮，是伊比利半島(Iberian Peninsula)的採礦區，四周圍繞著高山丘陵。歐瑟比與一個初學生道別時說：「我們應該成聖，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浪費時間。」1924年8月，她抵達新會院，負責當廚師、守門人，也管理洗衣房和擔任青年中心助理，而長上則與另外四位修女在學校授課。歐瑟比修女在這裡就像在薩拉曼卡一樣，同樣懂得如何吸引和娛樂孩子。她在主日下午安排各式各樣的遊戲和要理講授。最初，女青年認為歐瑟比只是個樣貌平庸和沉悶無趣的修女，但很快便給她迷住了。女青年簇擁著她，歐瑟比只會向她們談論被釘十字架的耶穌、聖母、聖人、傳教區和天堂。她與青年談及瑪利亞·瑪沙利羅(Mary Mazzarello)、鮑思高神父、為奇瓦洛斯人(Chivaros)及中國人推行的傳教工作。她把初學期讀過的聖人傳記，向青年講述。這些女青年喜歡這位單純的修女所表現的熱誠和信念，因此在平日也來到青年中心。她的謙遜和仁慈使她們不知不覺受聖德的吸引。有個青年中心的舊生作證說：「我在青年時代到青年中心時，已認識歐瑟比修女。我很快察覺，這是個完全屬於天主的人。她既單純又謙遜。」一天，長上驚訝地發現，竟然有些女孩為了爭著幫忙歐瑟比修女而爭執起來。小女孩約瑟法(Josefa)解釋說：「長上修女，她是個聖人啊！」

女青年很喜歡青年中心和所有修女，以致有天晚上，鐘聲響起時，大家也不願離開，四處躲藏起來。修女們游說她們回家而無功而還後，長上派歐瑟比修女勸說她們。青年聽她的話，順從離開，使其他修女感到詫異。數年後，這些女青年有許多成爲巴塞隆納沙利雅之母佑會備修生。新任省會長科維修女(Mother Corvi)問她們說：「你們從哪裡來？」「我們來自巴爾韋德。」「巴爾韋德有甚麼特別？爲甚麼你們有這麼多備修生也來自那裡？」她們答說：「當地修院有個管廚房的修女，雖然患有哮喘，但經常爲青年講述簡單有趣的故事。」

## 行奇蹟者

最初，學校的孩子、青年中心的女青年全都這樣形容歐瑟比修女：「個子小、面容蒼白、瘦削、沉悶無趣，雙手巨大，還有個難聽的名字。」可是不消數天，她們都奔跑尋找她，主動幫她工作，聽她說話。天主藉著這位謙卑的僕人，向各式各樣的人賜下偉大的恩寵。

省會長科維修女到巴爾韋德會院進行例行探訪。歐瑟比修女預先知道她的來訪日期，因此撒下菠菜種子，期望省會長來訪時可種出新鮮菠菜，供省會長和其他修女享用。可是，由於沒有下雨，省會長抵達時種子才剛剛發芽。卡門·貝格(Carmen Beguer)作證說：「歐瑟比修女到園子裡說：『上主，如果你過去數天下點雨，我今天便知道該做甚麼菜作午飯了。』」這時，她想起鍋子在煎東西，便趕回廚房裡。她再返回園子時，菠菜已完全成熟，科維修女和其他修女也可享用新鮮菠菜。

有個工人曾在修院的枯井底部挖掘，碰巧移除一塊石頭，井水洶湧流出，幾乎把他快淹沒，他趕緊大聲求救。歐瑟比修女見狀不知如何是好，便把自己佩戴的十字架擲下去，對工人說：「拿著！」井水忽然止住了。工人從井底爬上來，把十字架交還歐瑟比修女。當時在旁邊觀看的小女孩格雷亞(Gregoria)要親吻十字架，修女對她說：「格雷亞，留著它吧……有天你會用得著的。」多年之後，格雷亞的丈夫從梯子失足跌倒，弄碎脊骨。她想起自己一直小心保存的十字架，便飛快把它拿來，親吻它，用它掃過丈夫斷裂的脊骨。翌日早上，她丈夫已能坐在床上，甚至下床行走了！

一天，女青年珍維瓦(Genoveva)對歐瑟比修女說，她父親很沮喪。他經營一座旅館，但身爲教友，他無法忍受旅館內褻瀆和邪惡的對話。一次，有人在唱淫褻的歌，他上前制止。於是客人全部離開，不再光顧他的旅館了，使他和家人陷入困境。修女說：「放心吧，他們會回來的。我會爲此祈禱。」他們真的回來了，珍維瓦後來也向修女道謝。

當地盛傳有關歐瑟比的事件和軼事。當她在處理日常工作，在園子裡晾好已洗滌的亞麻布，或在廚房削馬鈴薯皮時，有許多修生、修女、神父和女青年前來請她指點迷津。她靜心聆聽所有人，規勸他們，有時還預告他們的未來。她安

撫他們，鼓勵其中一些人堅守聖召，指導他們辨別真正的召叫。有人問她爲何知道這些事，她便引用鮑思高神父常說的話：「我夢見的。」

她並不靠讀書獲取知識。她每天閱讀基督苦難史的簡略本和苦路默想，但或許她難以熟記十四處。或許歐瑟比記不清痛苦五端的次序，但她默想主的五傷時會神魂超拔。她也鼓勵別人默想五傷。

## 深度靈修

歐瑟比修女在她的書信中流露聖德的真正意義。在致德蘭·韋凱諾(Teresa Vizcaino)的書函第 79 號（參照本篤會會士博納諾(M.G. Bonano)編纂的書信集(Letters)），她寫道：「真正的聖德不在於瑟縮一角祈禱，也不在於嚴守紀律或作偉大的事，全都不是。真正的聖德在於棄絕，在一切事上跟隨團體生活，並盡忠履行本分。在這裡，我們必須尋求聖德，我們的工作要出於純正意向，以取悅天主，還要透過克己吸引許多人心接近祂，使他們悔改和敬愛天主。」就像鮑思高神父、瑪沙利羅修女、真福盧華、真福李納德、莫蘭諾修女或德肋撒·瓦爾塞修女及慈幼大家庭許多其他成員，歐瑟比修女重視身體力行，她的學生明白她所說的話。她們知道她如何祈禱，是個偉大的聖人。

她成爲修女後，只曾在巴爾韋德生活。她一直忠於個人成聖和拯救人靈的理想，善用每個機會。她的書信顯露她對成聖的渴望，她熱心於此，亦爲此請求別人爲她祈禱。

據本篤會士曼紐爾·博納諾神父(Fr. Manuel Garrido Bonano)所述，她教授要理的題材是主在聖體的真實臨在、感恩聖祭和領聖體、七件聖事、基督聖傷、作聖母的奴僕、玫瑰經和傳教工作。修會的法定長上(Major Superior)蔑視她的一些敬禮。意大利尼薩(Nizza)母院的長上問她說：「如果我們稱爲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，怎會是奴僕？」她的答覆清晰有理：「成爲聖母的奴僕，可深化我們與聖母的母女關係，意思是我們要徹底貧窮和放下自我，甚至棄絕我們在教會內行善工的功勞，那麼聖母可隨她意願任意運用。猶如奴僕並不擁有任何事物，甚至生命也不能自主……」曼紐爾神父憶述他舊生的談話內容。他們在回憶歐瑟比修女值得效法的生活和摯誠的謙卑，他的舊生不斷說：「歐瑟比修女是個聖人，偉大的聖人。」

## 國家和教會的祭品

1930 年代的西班牙赤色革命(The Red Revolution)及所帶來的巨變，起初遙不可及，但很快迫近眉睫。城內許多修女要棄下修院，成爲難民。修生也要回家。國家和教會面臨嚴峻考驗，歐瑟比修女心裡下了一個重大決定：爲國家的得救，把自己奉獻給天主作爲祭品。

一晚，卡門·莫蘭諾、歐瑟比及其他修女正在畫室閒談，突然一樓歐瑟比的房門傳出響亮的叩門聲。她舉起十字架到樓上去，把房門打開。其他修女接著聽到掙扎聲和身體滾下樓梯的聲音，然後一片沉寂。她們看見歐瑟比躺在樓梯下，全身瘀傷，手裡緊握著十字架。當她誦唸「至潔聖母，始胎無原罪者」，襲擊者便立即逃去無蹤。她曾向卡門修女透露，她已為西班牙的得救奉獻自己作為祭品。

## 獲接納的祭品

上主接納她的奉獻。她在接下來三年承受劇烈的痛苦。她在 1931 年至 1935 年期間的所有書信中，竟然沒有提及任何痛苦，而是滿溢難以言喻的天上喜樂。她的哮喘惡化，痛苦不堪。其後，長上卡門修女到歐瑟比床邊探望她。她看見這位病重的修女驚慌地睜大雙眼，定睛注視前方，就像看見某些東西。長上問她：「你看見甚麼？」歐瑟比答說：「許多……許多血啊……是很接近我那位所流的。」卡門修女明白了，低下頭來。這個預言其後真的實現了。她和安普魯·卡內爾修女(Sr. Amparo Carbonell)在 1936 年 9 月 6 日遭紅軍槍殺，兩位修女於 2001 年 3 月 11 日榮列真福品。

1935 年 1 月 24 日，歐瑟比修女的病況急轉直下。兩日後，一眾修女圍在她床邊，她開始說話，就像在說遺言。有一刻，她動也不動，大家以為她逝世了。可是數分鐘後，她醒過來，面容安詳，煥發神采，就像看見了不尋常的事物。她說：「我無法形容，畢竟聖保祿也辦不到啊。」歐瑟比修女的心靈和雙目轉向天上，在 1935 年 2 月 10 日清早把靈魂交付給天主，享年 36 歲。她們把她的遺體安葬於學院的小聖堂，群眾擁來瞻仰她，還用玫瑰唸珠和其他聖物碰觸她的遺體。雖然當時整個市鎮受社會主義者統治，但全體市民都前來向她致敬。青年中心的女青年盛傳，歐瑟比修女曾預告在她的葬禮上，會敲響喜樂的鐘聲。這不可思議的事件真的出現。葬禮隊伍開始進發時，有個女嬰逝世，祭衣房主管按習俗敲響喜樂的鐘樂。歐瑟比修女安放於一個鋅製靈柩，葬於巴爾韋德的墓地，期待「光榮的明天」。

## 她的書信

卡門·莫蘭諾修女於 1925 年至 1935 年間是巴爾韋德母佑會學校的長上。她煞費苦心收集歐瑟比的 88 封書信，結集成書，其中大部分是寫給父母的家書。這些書信是她最寶貴的遺產，顯示她對聖經的認識，使人驚訝，因為她只會接受很少正規教育，繁重的家務也導致她沒有很多空餘時間，加上在那個時代，歐瑟比修女這種從事卑微工作的修女，很難有機會擁有一本聖經。她的書信是真正的要理教材，顯露她如何致力成聖，熱愛基督，關注人靈得救，虔心恭敬聖體和聖母，特別喜愛聖母奴僕敬禮，且熱愛傳教工作、修道聖召、罪人悔改、基督徒教育和煉靈。

她的寫作風格像交談，有時也有詩意。以下為她致父母的書信部分內容摘要：

### 1927 年

- 「我日益感到快樂，除了天主以外，就是你們使我喜樂，你們教導我敬畏天主，保護我們免陷於凶惡和致命的陷阱，敵人就是經常如此誘使許多靈魂誤入歧途。」（5 月 1 日致父母書函）
- 「我們是同一父親及同一母親（聖母）的子女，我們有同一抱負——天國，那是我們行善的回報。」（12 月 20 日致父母書函）

### 1928 年

- 「媽媽，當你準備晚飯或補衣時，爸爸因在農田幹活而結繭的手拿著要理小書，教導我們書內許多偉大奇妙的教導，這些教導為許多奉行信仰的家庭帶來平安和愛。」（3 月 26 日致母親書函）
- 「我還可以再跟你說甚麼，以激發你對聖母的熱愛？……聖母今天啓迪了我，但願我成為革魯賓，向她唱出光榮和讚頌。」（5 月致父母書函）
- 「你也知道，貧窮是我的制服，我為此而歡樂……貧窮的孩子獲得我最深情的關注。」（8 月致父母書函）

### 1929 年

- 「我時常懇求聖母進教之佑護佑你們，帶領你們接近耶穌和天國，那是我們受造的唯一理由。」（1 月致父母書函）
- 「天主真好啊！祂考驗我們，但絕不讓我們喪亡。祂偶爾允許我們感到焦慮，好能把心思念慮轉向天國，割捨世俗的事物……」（12 月 20 日致父母書函）

### 1930 年

- 「在這個月，讓我們向聖母奉獻百合和玫瑰。她也喜歡紫羅蘭，因為這象徵她的謙遜，而百合象徵純潔，玫瑰則象徵愛德。」（4 月 30 日致父母書函）
- 「信賴聖母進教之佑吧，她時常護佑你們從事各種工作。」（11 月 7 日致父母書函）

## 1931 年

- （寫於父親奧斯定·柏樂美在 1931 年 11 月 9 日逝世後）「敬愛的父親離世，我多難過啊！雖然看著他日漸蒼老衰弱，我從沒想到這天這麼快來臨。我們應怎麼辦？這是天主的安排，我們必須順從祂崇高的聖意。」（11 月 16 日致母親書函）

## 1932 年

- 「感謝天主，這裡一切平安，但我們必須多祈禱，為使世界和平，並祈求耶穌基督的國伸展至每個家庭，每個人靈。」（1 月 5 日致母親書函）

## 1933 年

- 「沒有甚麼比褻瀆主日、不愛兄弟、違犯天使喜愛的潔德更能傷害耶穌聖心。」（9 月 29 日致多蕾斯·弗萊明(Donna Dolores Fleming de Zarza)書函）

## 1934 年

- 「我們要熱愛貧苦者，盡己所能幫助他們。我們應協助他們應付痛苦和困境，因為我們為貧苦者作的，天主視為我們為祂所作。」（2 月 9 日致母親書函）
- 「任何人也不應說：我很貧乏，一無所能。真正的愛德不是來自錢包，而是來自人心。沒有錢可布施時，可施予祈禱，也可說親切、關愛和安慰的話，安慰窮人。」（4 月 25 日致母親書函）
- 「天主真良善，祂仁慈對待所有人，但我們很少回應祂的愛啊！我們應對耶穌大方，感謝祂賜下地上的果實及其他事物，天主會立即回報我們。祂向忠信者施恩。」（9 月 25 日致母親書函）

## 日子不詳

- 「你給我介紹有關聖傷和聖母奴僕的敬禮，真使我高興。我們應向聖母和耶穌聖心珍視的人靈，熱切傳揚這兩個敬禮。」
- 「那是難忘的歲月（指她在家生活的日子），而且充滿喜樂。我把自己置於她的保護外衣下，在她腳下與她親密交談時，我心真是欣喜若狂。」

## 聖德昭著

### 證詞

歐瑟比修女逝世後不久，人們便視她為聖人，並以不同方式表達。1957年，慈幼會安地列斯(Antilles)的省會長斐倫索·桑切斯神父(Don Fiorenzo Sanchez)從特魯希略(Trujillo)致函給巴爾韋德的露維娜·韋格修女(Sr. Ludovina Vega)說：「不要讓你照顧的小聖人遭遺忘。她是寶藏。我深信她配得上列品的榮譽。」1983年，她的遺骸被掘出，經確認身分後轉移至巴爾韋德聖母進教之佑學院。

這位天主忠僕逝世後，發生許多奇蹟。其中一個發生在她母親身上，由卡里達修女(Sr. Caridad)轉述：「歐瑟比修女的母親胡安娜·葉內斯的頸部下方長了一個毒瘤。她向女兒歐瑟比祈禱，有天早上發現傷口完全癒合了。」

卡里達修女在坎塔賓諾認識這位天主忠僕，她們是好朋友。除天主以外，最啓發她追隨修道聖召的，就是歐瑟比……在歐瑟比修女逝世後十二天，她寫信給兄弟杰修斯(Jesus)說：「她（歐瑟比）為西班牙把自己奉獻給天主作祭品，天主接納她的犧牲。我們期待意想不到的事將會發生。」

1935年3月12日，坎塔賓諾的本堂神父在其牧民探訪記錄中，有一頁特別記述歐瑟比修女的事蹟，內容包括：「許多人講述有關她的奇事，我現在無法列舉，因為須獲教會承認，而教會至今尚未表態。我只能抄錄一封日期為本年3月8日的信件，是巴爾韋德書院的長上卡門·莫蘭諾修女寫給歐瑟比母親的信：『雖然悲傷至極，但上主讓我為她閉上眼睛，給我一點安慰。我見證她神聖而富啓發性的死亡後，負責記錄你女兒的事蹟，所有有關她的記述也會交到我手中。她在臨終時看見聖母進教之佑、我們的會祖鮑思高神父、鮑思高神父的聖潔學生道明·沙維豪，以及美麗光輝的天堂。她歡喜若狂，無法描述那情景。於1935年3月11日，我們在坎塔賓諾為她舉行盛大葬禮，許多官員和人民也應本堂神父的邀請出席。(1935年3月12日坎塔賓諾)』

### 光榮列品

她的真福和聖人列品程序早於1967年1月開始籌備，並於1982年4月12日正式展開。列品調查結束後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95年12月21日簽署法令，確認歐瑟比的偉大德行，宣告她為可敬者。

### 重要日期

可敬者歐瑟比·柏樂美

1899年 生於西班牙坎塔賓諾

1917年 母佑會修院女僕

1922年 領受會衣

1924 年 宣發初願  
1924 年 在巴爾韋德會院當雜役  
1935 年 與世長辭  
1982 年 教區列品程序展開  
1996 年 榮列可敬品（12 月 21 日）